

你来我往

全球背景下的“乡村·未来”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由国际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策划的“乡村·未来”展览将于2020年2月至9月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该展览将呈现全球非城市化地带最为剧烈的变化。因独特的经济模型以及一系列在乡村领域的实验,中国乡村在全球非城市化地区的发展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乡村新篇”构成了“乡村·未来”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乡村新篇

近日,“中国乡村新篇”预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展,此次展览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第四工作室与库哈斯团队三年来对中国乡村研究的成果总结与展示,分为4个板块:中国、欧洲、美国近年来乡村发展的数据比较研究,中国乡村的四种画像,中国乡村会议室,中国乡村的创新与智慧。

通过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宣传海报与现实村庄进行叠加,展览试图营造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整个展场就好比一个大型装置,四个相互连接的空间共同创造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场,呈现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特征与路径:一个由政府和市场机制双重引导的数字化变革、农业技术创新、旅游和文化开发重新确立乡村的角色与乡村生活的可能性。

库哈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斯蒂芬·彼得曼介绍,展览基于三年来对河南刘庄、贵州雨补鲁村、江苏东凤村、山东寿光四个村庄的深入记录与调研,展示了“集体经济”“文化旅游”“农村电商”“高科技农业”四大现象,并与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一些乡村现象进行对比。

乡村会议室的设计形式传达出中国乡村会议室所具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特性,既有层级分明的秩序感,又有围合共议的自发性。此外,在乡村会议室靠墙摆放的各时期的诸多政策文件则彰显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与综合性。

第四展厅展示了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包括:不仅可以用以播撒农药和种子还能勘测地形地貌的大型农用无人机,获得2019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的由清华大学研发的“农村生态户厕系统”马桶、大数据基础建立的乡村建设模型以及通过抖音快手走红的乡村红人和最受乡村欢迎的网购产品等。此外,中央美术学院第四工作室及乡村建设高研班三年的乡村研究成果也在展览中集中呈现。

重构乡村“共同体”

“2001年,中国提出三农问题是重



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未来乡村愿景的畅想



中国、美国、欧洲乡村数据对比

中之重,在2007年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2008年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最近这些年,美国试图重建它的实体经济,而中国则在强调乡村振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关注乡村建设,要先观察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和中国社会转型方向性的差异,乡村建设的历史性和国际性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了工业化,并且成为了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虽然过程很快,但付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温铁军认为,现在的乡村正处于一个调整时期,各行各业都尽其所能参与到乡村建设中,这意味着乡村正在成为非常有价值的领域,但另一方面,用工业化的思想来对待乡村建设很有可能使教科书的

建设理念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体系产生矛盾。

如何促进乡村建设?中央美院副



参考乡村会议室设计的圆桌会议空间

院长吕品晶提出,首先应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基层公共文化系统建设,整合资源,共建共享。2015年以来,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乡村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也逐渐付诸实践,主要体现在将乡村软性的文化资源结合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上,也就是建立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在贵州省板万村和雨补鲁村两个村落的改造实践,吕品晶建议说:“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善于利用乡村的文化资源,按照村民的意愿提供文化服务,并依照现代生活的情况不断拓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涵,以新时代的文化秩序代替传统的宗族秩序,通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建设建构新型乡村生态文明。”

在世界范围寻找可行方法

库哈斯表示,中国乡村的美是非常有力量的,只要认真研究,就能了解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振兴中国乡村,更与乡村的生活方式有关,包括如何吸引更多的人群到乡村生活,如何避免乡村变成繁华的城市且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他还强调应当将乡村问题放在全球的背景下来思考。

“美国硅谷正在探索智能机械化无人乡村,带来全新的建筑模式,超体量的工厂建筑占据乡村,这里充满了新技术、智能化设备,但这里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踪影。”库哈斯说,新技术的介入、全球变暖、难民等现实问题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乡村·未来”展将选取12至1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乡村场景原型,以此作为切片来认识全球的乡村正在经历的状态以及现存的问题,寻找一些可行、可信的乡村建设方法,期望给中国、给世界的乡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多元深入的艺术交流

■ 柳淳风

100年前,以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志士负笈游学,怀着追寻真理、拯救民族的抱负,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开启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100年后,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到法国,回到具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蒙达尔纪市——今年5月4日,由中国美术馆馆长、法兰西艺术学院通讯院士吴为山创作的《百年丰碑》永久矗立于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

该作品塑造了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群像,这些栩栩如生的造型是无数革命先辈的缩影,是中华民族顽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化身,是对历史悠久的中法交流的纪念,也是对中法友谊继续深化的展望。

《百年丰碑》落成后,蒙达尔纪这个静谧小城在一夜之间受到了更多关注。作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百年丰碑》成为蒙达尔纪这座城市的文化新亮点,作品中的革命精神与火车站这一象征着“离去”与“归来”的地标性场域相结合,更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文景观。

11月12日,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主席一行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中国美术馆的建筑群落、馆藏作品、展览生态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距巴黎只有一小时车程。近年来,大区致力于古城堡注入新的活力,期盼不断深化古城堡的文化、艺术、旅游联动机制。与此同时,卢瓦尔河谷区也十分注重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据悉,2021年,位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的昂布瓦兹城堡计划在农历中国年期间,以“中国年、中国灯”为主题在各个城堡举办展览与庆祝活动,盘活当地的旅游资源。

为深化友好合作、加强中法文化交流,中国美术馆计划在与中国与法国开展一系列文化交往项目:中国美术馆拟召集一批中国代表性画家与摄影艺术家于2020年春天集体赴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古堡群落采风,此后,他们的写生作品将带回中国美术馆举办“卢瓦尔之春”展览;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将征集一批展现艺术性、科学性、创新性的新媒体作品,在昂布瓦兹城堡中举办“艺术与科学”主题展和国际学术论坛,在展示中国艺术多元样貌的同时,回应城堡的“中国年、中国灯”的系列活动主题。

众所周知,达·芬奇之墓就保存在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的昂布瓦兹城堡中,而该大区的克洛·卢斯城堡中还保存着达·芬奇的画室与工作室——这里是他度过生命中最后三年的地方。中国美术馆在与法国古堡的一系列合作中希望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点亮达·芬奇的艺术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吴为山的雕塑创作将受邀参与到中国美术馆与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的文化艺术联动中来,并在与达·芬奇相关的这两个重要城堡展示他的代表性雕塑作品,以艺术作品串连不同的法式皇家城堡,以文化塑造其旅游文化新风貌。

信息速递

50余件乌克兰当代艺术作品亮相苏州

本报讯 12月14日,“交融的视界——乌克兰当代艺术展”在江苏省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苏州金鸡湖美术馆主办,展出乌克兰10位艺术家的5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摄影、雕塑、装置、影像等,以期通过多形态的艺术作品让观众全方位地了解乌克兰当代艺术的“前世今生”。

受邀参展的10位艺术家中有3位乌克兰人民艺术家、1位乌克兰功勋艺术家,以及6位乌克兰老中青三代杰出艺术家。在乌克兰,人民艺术

家是乌克兰国家授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苏州工业园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不忘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形成了具有园区特色的文化品牌。“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合作,还是文化、价值观的交流。本次展览就是通过艺术作品演绎“古今结合、中西合璧”,实践“一带一路、文化互通”。

据悉,展览期间还将举办主题讲座、作品赏析等一系列艺术普及活动。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2月28日。(施晓琴)

一部微缩版中日文化交流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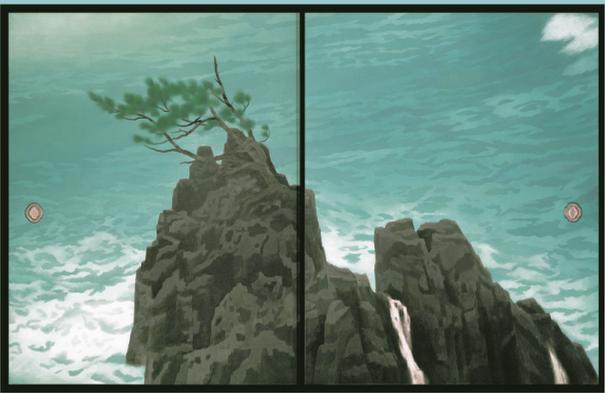
■ 筱葵

今年盛夏一部《长安十二时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欣赏研究唐朝建筑的风潮,同时我们发现,今天当我们感叹盛唐建筑风华的时候,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日本奈良,因为那里保存了最多的唐风建筑,连同那些珍贵的历史图档、代代相传的营造工艺,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而唐招提寺,便是这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唐招提寺由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688—763)亲手兴建,在日本佛教界地位崇高,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寺院,这些具有浓郁的中国盛唐风格的建筑物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973年,建筑师梁思成参照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了位于江苏扬州的鉴真纪念馆。

近日,上海博物馆刚刚拉开帷幕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引起了巨大关注,作为该馆2019年度的压轴特展,该展览首次向中国观众展示了唐招提寺珍藏的5组11件与鉴真生平活动有关的珍贵文物,以及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为寺中供奉“鉴真和尚像”的御影堂绘制的68面隔扇画。这些展品年代从8世纪到20世纪,横跨1200年的历程,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

此次展览以鉴真和尚亲手营造的唐招提寺为时空背景,内容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遥渡沧海”遴选唐招提



涛声(隔扇画) 东山魁夷

寺珍藏的5组与鉴真相关的文物,包括日本孝谦天皇仿王羲之笔意所题的“唐招提寺”敕额,为供奉鉴真东渡带去的舍利“金龟舍利塔”(日本国宝),描绘鉴真弘扬佛法、壮烈人生的《东征传绘卷》,宋刻本与和刻本的佛教典籍《一切经》,以及日本室町时代(15世纪)的设色画轴《鉴真和尚画像》。

其中,敕额中的“唐招提寺”四字为竖排双钩体,刻于木制匾额上。据寺院文献记载,此匾为唐招提寺初建之时孝谦天皇题写,挂在讲堂或者中门之上,以行书书写,字体纤细,略有

王羲之的风格。“金龟舍利塔”是为供奉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而铸造的容器。舍利塔为铜铸鎏金,塔顶屋檐等各部分均按照宝塔的建筑结构制造,塔身采用透雕工艺刻画了藤蔓花纹(日本称作“唐草纹”),透过花纹可以看到存放舍利的唐代琉璃瓶,瓶中存放着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此次是首度回到故乡展出。

《东征传绘卷》绘于1298年,作品用生动的绘画故事描绘了鉴真东渡时之艰辛,以及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的欢迎与款待。画中大部分故事



金龟舍利塔

情节根据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淡海三船编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绘制,1298年由唐招提寺的下属寺院,地处镰仓的极乐寺僧人忍性负责规划制作,进贡给唐招提寺。该作共有12卷,15世纪后期已经演变成5卷的形式。此次将展出两卷,展期内将经历一次换展。

日本各个时代的绘画、工艺作品中几乎都有一些或展开故事情节、或描绘故事中某个特定场景的画面。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物语绘”。在“物语绘”中,从右到左横向展开,既放绘画,又放相应叙述文字的书画长卷被称

作“绘卷”。《东征传绘卷》便是绘卷中的上乘之作。绘卷由中国传去,形式类似于古人所作之“长卷”。在绘卷中,观者在观看过程中占据主动位置,有权决定展开画卷的速度,按照自己的节奏欣赏。在观看过程中,故事的发展与观赏的时间相互交叉,使人进入故事,与故事中的入融为一体,代入感很强。

东山魁夷是日本战后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和散文家,其画作很有禅意,无论什么风景,在他的笔下便安顿了下来,优美而绝无喧嚣之感。1970年岁末,东山魁夷收到唐招提寺的邀约,请他帮忙制作御影堂的障壁画。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东宫御所壁画《日月四季图》和皇居新宫障壁画《黎明潮涌》,声誉正隆。然而,面对这座千年古寺,东山魁夷还是非常敬畏,因此花费若干年的时间考察、感受、探索。这些心路历程,均收录在他的散文集《唐招提寺之路》中,真切感人。

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情景交融”,展出了东山魁夷受邀为唐招提寺御影堂绘制的68面隔扇画。隔扇画是日本室内隔断空间的拉门或墙壁,通常以绘画为题材,是日本传统的一种室内建筑美术作品。从1971年起,东山魁夷为创作这些极富历史意义的隔扇画,研究日本的生平与唐招提寺历史,遍访日本的名山海景,于1975年5月完成了《山云》和《涛声》。他3次游

历中国的自然名胜,吸取中日古代绘画艺术的精髓,将其胸中的情与景完美地交融在画作中,于1980年2月完成了《扬州薰风》《桂林月宵》和《黄山晓云》,最后在坐龕内部绘制成《瑞光》。这些史诗般的巨制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东山魁夷10年心血,是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其中更是能追溯中日文化交流的渊源。

此次展览的内容策划金靖之介绍,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和尚像,每年只开放三天,观众能看到这些隔扇画的机会极少。眼下正值唐招提寺全面修整之际,于是促成了它们的中国首秀。布展时,工作人员特地以御影堂建筑为模板,按照原来的格局设计展厅,基本复原了隔扇画的室内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

此外,展览还展示了唐招提寺收藏的中国佛教界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赵朴初的两幅书法作品,以纪念其在上世纪80年代积极促成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像回归故里的善举。

让这些珍贵的文物画作齐聚一堂,观众除了能够欣赏艺术品本身的精美绝伦与艺术价值,更能感受背后那些作为中日友好见证的故事,这是对古往今来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先贤先学的纪念,也是一次续写中日两国友谊的艺术篇章。(上海博物馆供图)